

記國立西南師範

楊萬良

抗戰期中後方國校師資的搖籃

一、創校經過

抗戰期中，政府感於國民學校師資的缺乏，特別是四川、雲南、貴州邊區，創設一所國民學校不但經費不易籌得，而且師資更是難以聘請；針對這項困難，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便着手策劃，在雲南昭通創立國立西南師範學校，西南師範除了培植國民學校的師資以外，另一項任務就是培植邊疆少數民族的師資，因此，在教師的網羅上有少數民族的才俊擔任教席。

西南師範籌備成立於民國廿八年春天，夏季正式招生，投考的學生相當踴躍，考場借用省立昭通中學，筆者當時也是考生之一，是個十三四歲的孩子，無法知道有多少人報考，只看到整個學校到處都是學生，一如現今臺灣地區高中聯考一般，那是昭通有史以來在教育界最轟動的一件大事。

第一屆招生共錄取一年制師範科五十人，四年制師範科五十人，另有五十人備取。由於報考人數太多，校方應地方政府之請求，呈請教育部增加名額，在開學一個月之後，又將備取五十名全

部招收入學，因此，四年制師範科變為一百名。此外，另設附屬小學，招收各年級學生各一班。

昭通是雲南一等縣，設有專員公署，工商業十分發達，但教育並不普及，中等學府計有省立昭通中學、省立女子中學、私立明誠中學（教會所辦），西南師範是第四個中等學校，算是年輕的小老弟，但是由於它是國立，經費較其他三校充足，不但學生伙食全由學校供給，還有棉大衣，制服（當時稱為羅斯福呢有如今日毛料）的發給。這種優厚的待遇，對於貧苦的西南各省子弟而言，確是一個很大的吸引力，無怪乎每年報考學生十分踴躍。

二、校舍簡介

校舍借用李家祠，李家在昭通頗有名氣，與當時的龍雲、盧漢等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家族，李家祠堂之大，佔地之廣，在昭通是獨一無二的。整個祠堂有高牆圍繞，一進大門是一道石板鋪成，寬約二公尺長約廿公尺的走道，兩旁種滿花草，走道直達前廳，廳內兩旁各有四根二人合抱的大木柱，每根柱上有名家如蔡松坡等所題的對聯

。正廳上方是用活動木板製成，打開時猶如幾片門，可通中央天井，關起來却是整整齊齊的木板牆；在那漆得光亮的木板上，刻有朱柏廬的治家格言，字體是顏字，有如碗口一般大，神采飛揚。學校當時要我們拓下來練習寫，因此，整個學校幾乎清一色練習顏字體。這間廳房通常是用作週會或下雨天、早晚點名之用，可容納二百人，由此可見其寬敞之一般。

前廳正後方是中央天井，可容納全校師生集合點名，天井兩旁各有一間大房間，兩房之外側又各有一個小天井，其外側是樓房，因此，下面做教室，上面做寢室。中央天井之正後方有數級石梯，可達正殿，這是供奉李氏家族神位的地方，學校當局做了一塊藍色大布幕把神位遮隔起來，外面充作教職員辦公室。整個祠堂可分兩大部，前面是房舍，後面是花園和運動場，花園裏有假山，有人造池，池中有涼亭；此種涼亭與今日臺灣各風景區之涼亭大不相同，因為它有門窗的裝設，主人可以在裏面讀書，下棋或會客，外面走廊環繞，看魚觀花盡在廊簷之下。花園之後則是運動場，學校在場內建有兩個籃球場，一個排

球場，圍繞球場還有二百公尺的跑道。從上面的記述，不難想像這座祠堂有多麼大了，選定這個地方來作校舍，那是最理想不過了。

三、師資陣容

首任校長曹書田先生，江蘇南通人，當時被稱為八大師範教育家之一，他平常不授課，西裝筆挺，戴着禮帽，拿着手杖，四處巡視，早晚點名或週會多由他主持，每次對學生訓話訂有一定的題目，闡述做人做事的道理，他給學生們的印象是既威嚴又慈祥，可惜他在職不久，大約一年半的時間就被陳立夫部長調到教育部任高職。繼任校長是經筱川先生，安徽人，也是從教育部派出來的，他到校尚未正式接任的幾天當中，表現了他特優的胡琴技術，每天下午訓練曹校長的長公子曹履冰，女公子曹履蒙合唱「白雲故鄉」：

天蒼蒼，海茫茫，在遙遙的彼岸，那白雲深處，峰烟急，血火流光，不正

是我的故鄉……

琴聲歌聲配合得極為完美，在惜別晚會上大放異彩，這首歌在學校曾經流行一時。

教導主任徐耀周先生，一名徐瑞祥，江蘇鹽城人，專門教授歷史，他管理學生極為嚴格，早晚點名訓話，鏗鏘有力。每個學生都很害怕他，在他臉上從來看不到笑容。筆者由於有機會常常和他接近，深知他是一位善良的長者，因為那時我有一位姑父王建明老師也在學校任教，宿舍和徐耀周主任相鄰，他有一位小女兒，常到姑父家玩，星期天我還帶她到郊外玩過多次，由於這種

關係，徐主任對我格外照顧，可惜這位老師在校也只有一年多的時間，即調到教育部當督學，當他調走的消息傳到學校全校師生陷入一片不安，對這位可敬的老師懷念不已。

國文老師楊蘇陸先生，江蘇蘇州人，不但國學好，英文也好，講課時口沫橫飛，教學極為認真，他規定每個學生每學期至少要背得二十篇古文。每學期必然要舉行背書比賽，作文比賽，記得在二十九年冬季，舉行作文比賽，筆者寫了一篇敘述暑假期中打獵的故事，想不到楊老師當堂把我的文章貼在黑板上，要全校學生觀摩，這件事，至今仍懷念不已。楊老師除了教學認真以外，還富有創造的熱忱，抗戰期中，物質多麼缺乏，學校所用的油墨有時竟然買不到，楊老師為了克服這種困難，他研製了一種名叫「松山」的油墨，那是用桐油經過熬熟，再加入木炭灰製成。木炭灰就是木炭打碎再經過石磨磨成粉，用篩篩過，這磨和篩的工作，楊老師要我和另一位同學擔任，星期天一天工作下來，一臉都變成黑黑地，這是一件苦差事，他看得起我才叫我做，他當時確實替學校解決了大問題。

博物老師王建明先生，是筆者的姑父，他除了教授博物之外，還擔任教育概論以及英文的課程，同時也是全校課外活動的指導者，他本身是一位籃球健將，由於他是雲南大關人，和同學們都有地緣關係，因此極獲愛戴，幾乎所有學生的困難，都由他來解決，學校當局對他非常尊重。

董軍音樂教師黃右前先生，是學生生活管理的實際負責人，他除了教授董軍及音樂課程之外

，還兼任衛生保健業務，學生有患病時，他可以給藥、打針，照顧學生無微不至，但是在管理上却非常嚴格，學生的一言一行，都在他掌握之中，學校每逢星期例假，他一定站在校門口督促糾察隊（用學生組成，相當於今日的門衛，拿董軍棍站崗）檢查出入校學生的衣着，衣服不整齊者，不准出校。那時學生的制服是董軍裝，短褲長襪，如果天冷或下雪時，只能在外面套上一件棉大衣，但是有的怕冷學生，偷偷地穿了長褲，然後把它捲得高高地，外表看起來和穿短褲一樣，可是黃老師對這種學生真是觀察入微，一一把他們抓出來，並且給予相當嚴重的處罰。因此，養成了一如董軍誓詞中所宣示的「誠實不欺」的校風，他和徐耀周主任在管理上配合得非常完美，是學生既怕又愛的一位老師。

美術老師方承棟先生，不但繪得一手山水畫，也寫得一手漂亮的仿宋字，學校所懸掛的國父遺囑、青年守則，各種標語，都是出自他的手筆，如果沒有親自看到他書寫，一時還分辨不出這些字是鉛印或人工書寫？

數學老師張義之先生，是全校最高的一位老師，除了教數學以外，還教唱京戲，他是上海人，却說得一口京片子，籃球是其特長，他和王建明老師每天下午帶學生在球場上打球，為學生們最敬愛的老師之一。

除此以外，尚有國文老師朱嘯雲、數學老師陳家珪、音樂教員易老師（曹校長夫人）、生物學老師曹培良（曹校長侄兒）以及禹如山、李知五等老師，都是才華出眾，學有專長的學者，筆

中者當時是學生，對於這些老師只是敬畏，並不知道學校爲什麼能夠請到如此優秀的老師，直到最近幾年才意識到，那是江浙一帶避難到大後方的俊彥，人才濟濟，無怪乎學校辦得那麼有聲有色哩！

在教師羣中，最受人注目的當是曹校長夫人易老師和陳家珪老師。其時昭通，國民學校才有女老師，中等學校是沒有女性的，這兩位老師打破了昭通教育界的傳統——男性獨霸中等教育的局面，在當時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易老師不久隨曹校長去重慶。陳家珪仍在校任教，但在我畢業離校不久，即傳出她自殺的噩耗，據說與夫婿（姓王省立昭通中學教導主任）不和所致。

提起這位陳老師，是非常值得同情和惋惜的。她是北平師大畢業，抗日戰爭爆發後，匆匆結了婚，和夫婿一同逃到大後方，她在西南師範讀書的一段時間，生活非常清苦，一年四季只看她穿深藍色的旗袍，換洗也就是那兩三件衣服，梳兩根辮子，從不施粉，記得她剛到校的那天，手上抱着一個大約二三月的孩子，提了一包行李，根本還找不到房子住，我姑父特別把他的客廳讓出來給她住，她用布帘把客廳隔成兩半，一邊是臥室，一邊是起居間，自己餵孩子奶，洗衣服，生活非常艱苦，白天上課時，孩子就請我姑媽代爲照顧，這種日子，在抗戰期中是職業婦女的普遍現象。

記得有一年放寒假了，同學們離校的前夕，她到教室來和我們聊天，她問我的家庭狀況，當我告訴她我的家庭是一個四代同堂的大家庭時，

有田產、做生意，她不禁悽然，她說她有一個美好的家庭，只是鬼子來到以後，離鄉背井，逃亡他方，她還說我們大後方的人，是如何的幸福，沒有戰爭的威脅，不知離亂的痛苦……當時我年紀還小，那裏知道離鄉背井的滋味，可是到了今天寫此文時，身在異地，離家已近四十年，鄉愁遠勝於她，豈是當年所能想像之事！

四、學生一般

西南師範學校所招考的學生，除一年制師範科是初中畢業以上程度投考以外，四年制師範科是國小畢業生報考，學校當局在一年後（廿九年）又增加招考普通初中一班，也是國校畢業生所投考。籍貫以雲南爲最多，其次是貴州、四川，也有一小部份是從淪陷區逃到大後方的子弟。雖然是一所中等學校，但學生的年齡却相差很大，這是由於西南各省教育落後，入學年齡不同所致。那時國民學校分爲兩級，一是保國民小學，又稱爲初小，辦理一至四年制教育。一是中心小學，辦理一至六年級教育，五六年級則稱爲高小，鄉間入學年齡比較晚，有遲至十二歲才開始入學者，高小畢業時已是十七八歲的人，就因爲這種原因，西南師範學校的學生，有的是十三四歲，有的是十七、八歲，甚至二十歲以上的都有，不單本校如此，其他各校也有這種情形。由於年齡的差異，身材自然高低不同，學校在座位編排上是高個子坐後面，矮小者坐在前面，筆者那時是屬於小年齡、矮個子的一類，因此被排在最右邊、最前面，學號是一號。年紀小的學生，通常

是不擔任清潔任務，每晚點名後，大個子輪流清掃教室、採買、監廚也是由他們擔任，小個子真是佔盡了便宜，這是充滿人情味的一面。大致上說全體學生以農家子弟居多，因此都有刻苦耐勞的習慣，楊蘇陸老師常說：「從寫文章一事上可以看出西南各省的學生與江南各省的學生大不相同，江南地處平原，河川交錯，鄉間桃紅柳綠，小橋流水，學生受了環境的薰陶，寫出來的文章是吟花咏月，細膩嬌柔。是崇山峻嶺，交通閉塞，在這種環境生長出來的子弟健壯有力，文章屬於淳樸、奮發的一型。」楊老師這番話是西南師範學生最好的描述了。

筆者未考入西南師範以前，曾在昭通東門外基督教所辦的明誠中學就讀一年，這所學校辦得很好，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學生經常發生打架鬧事的事情，因爲學生當中有許多是夷族的子弟，夷族就是當地人所稱的土司，他們是大地主，有錢有勢，因而子弟多是驕生慣養，到學校來讀書有帶刀帶槍的，惹事生非自然免不了，這種現象不只是明誠中學，昭通中學也同樣發生，西南師範在創立之初針對這種弊端預爲防範，絕對禁止，學生除了星期例假日可以出校門以外，平時不得出校門一步，一言一行都在老師的掌握當中，由於這種嚴格的管理，使學生在全程的學習過程中，不受外界任何影響，素質也就提高了。

五、管教方式

學校採取軍事管理，平時習作時間用軍號代替搖鈴，早上六時起床，以十分鐘時間整理內務

然後是早點名、運動，然後以半小時朗誦國文或英文，進入餐廳必須集合依次進入，值日官不發口令，不得開動，下午四時以後是運動時間，無論籃、排、足球、或踢毬，自行選擇一樣，教室內不許停留，學校進入第二年以後又舉辦話劇、平劇、繪圖、歌詠等研究班，總之每人必須參加一項課外活動，晚上七至九時是自習，值日老師不斷來巡視，學生是不允許離開教室的，晚點名時必須習唱一二首愛國歌曲，然後由學生輪流上臺作十分鐘演講，這種鍛鍊給學生很大的好處，磨練學生有演講的經驗，臨到有機會上臺時才不致膽怯，無疑地，這種訓練對師範生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不知今日臺灣的師範學校是否有這種訓練？

學校當局爲了訓練學生有緊急應變能力，經常舉行夜間緊急集合，一聲號響，把學生從夢中驚醒，趕快穿好衣服跑到操場集合，但有時到了操場却連一位老師都看不到，只見幾個燈籠指示方向，學生就順着這種指示燈跑，往往跑了好幾條街才找到集合地點，記得有一次緊急集合從李家祠跑到附屬小學所在地武廟，一路上有老師照顧，曹校長就在武廟操場等我們，他向我們訓話：「現在是抗戰時期，戰爭隨時都有帶到大後方的可能，要我們學生養成隨時應付特殊事故的能力……」語重心長，豈不就是現今朝野所說的憂患意識嗎？

六、遷徙頻仍

學校設在李家祠，地方寬敞，位居城內，是

最理想的校址，可是在抗戰期中大都市免不了要跑警報，跑多了，自然影響教學。學校爲了克服這種困難，於三十年春將學校遷到昭通城南三十里的一個小村莊名叫新民村，借用民間一棟二層樓的房屋爲校舍，由於房舍不夠，學生吃飯就在露天，如遇天雨，就蹬在走廊上吃。最感困難的就是採購副食問題，每天要派二名學生隨同伙伙到城裏去買菜，來回六十里，不但要走路同時也要挑東西，這種苦難的日子師生深感不便，尤其是沒有電燈，晚上兩個學生合用一盞桐油燈，一個教室點了二十多盞，烟霧塵塵，每個學生都是黑鼻孔，雖然日子這般艱苦，但仍然教學不輟，絲毫沒有減低學生學習的情緒。

初到新民村時主副食尚能維持水準，但由於物價的飛漲，學校買不起白米了，一度改爲吃玉米麵，平時四菜一湯也減爲二菜一湯，昭通盛產四季豆，我們每天少不了四季豆，吃得大家都乏味極了，有一天經筱川校長來看我們吃飯，他走到我們那桌問菜好不好？一位聰明的孫朝義同學答說：「差一點！」校長在我們學生的心目當中，是偉大、神聖不可侵犯。如果說很好，不近事實，如果說不好，恐怕得罪校方，只好用「差一點」來作答，實在最得體不過。

民國三十一年學校商得昭通縣政府同意，在距城北三十五里的開心鎮撥用一塊土地，自行建校，校舍全部用土牆建成，屋上蓋瓦，窗戶沒有玻璃，只好用白布裝釘，在施工期間，低年級的同學仍留在新民村，我們這班高年級學生奉派參加建校工作，當時改稱爲「工讀班」，上午上課

，下午做工，挑土築牆，開闢道路，平操場等都是我們每天的工作。這段時間，管理比較放鬆，但工作却相當辛苦，王建明老師領導我們辛勤地建校，有時還帶領我們到煤礦坑去運煤，以補柴火的不足，好在大多數同學都是農家子弟，能吃苦耐勞，每天工作都能勝任，我們這一班是首屆，在建校的過程中，貢獻了無比的血汗，如今回憶最值得安慰。筆者現在還保有學校發的紀念章，珍貴已極。

學校有了自己的房舍，開始有計劃的經營，種樹，種花草次第展開，因疏散而停辦的附屬小學也恢復起來了，我曾經在附小實習過好幾次，對我日後的教學有很大的幫助。

學校選定開心鎮建校，最大的原因是離城較遠，不必跑警報，同時開心是一個小市鎮，可以就地採購副食，而另一個最大的因素是開心是昭通風景區，離鎮上約五里就是有名的大龍洞，洞在山麓，有一股很大的泉水自洞中流出，洞口建有一寺廟，香火鼎盛，假日遊人如織，沿途欣賞清澈見底的流水，傾聽松濤，確是郊遊的好去處。大龍洞的泉水，不但是附近田畝灌溉所依，也是昭通的命脈，全昭通人都飲用這股水。自從西南師範學校在開心建校以後，市集更加熱鬧，頓時成爲昭通另一文化中心，慕名前來遊覽的達官商賈絡繹於途，我全校師生經過兩三年不安定的生活，飽嚙流離之苦，如今有了自己的校園，能在安定中教學授業，虛心學習，自是樂也無疆，可惜這段美好的日子只有一年的時間，三十二年夏我就畢業離校了。

七、懷舊憶往

雲南李家是昭通的旺族，傑出人物不少，記得學校還在李家祠那段時間，曹校長請來李家一位官至中將軍長的將軍演講，在我們學生的心目中，軍長一定是一位戎裝威儀，顯赫無比的人物，可是他來校的那天，穿的只是藍布長衫，沒有任何侍從跟隨，真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據說李家除了這位軍長之外，還出了不少師長、團長以及許多文官。李家祠正殿左右兩根大木柱，刻有一副對聯，其上聯是：

自飛將軍以來有尚武精神

觀乎李家文武顯赫，人才輩出，實不虛傳。國立西南師範學校的校歌是曹書田校長所作，歌詞是：

雲嶺蒼蒼，滇池泱泱，弦歌起兮教庠，莘莘學子，蒼萃一堂，朝勤夕惕兮蔚為棟樑，八德正，四維張，作新民兮除文盲，集中意志，團結力量，光華復旦兮樂也無疆！

四十年沒有唱這首歌了，如今回憶，餘音縈繞腦際，令人感慨不已！

教師羣中，王建明是最突出的一位，他是少數民族——苗族的人才，政治大學畢業，是陳部長立夫先生一手培植出來的才俊。在二十八年、三十一年夏天的，陳立夫部長曾兩次召見他。昭通到重慶一千五百里，當時交通不便，要靠走路、騎馬、坐滑杆等落後交通工具才能到達。推想，

如果沒有重要的指示，不會如此千里迢迢召見一位中學教員的；王建明有一位弟弟名叫王建光，也是政大畢業，民國二十八年夏，他參加西南文化考察團（團長是郭有守）路經昭通，筆者曾和他相處數日，之後他一直在教育部工作，兄弟二人在教育界是一在外，一在內，聲譽頗隆，為人欽羨。最近筆者得其部之協助，與王建光之家屬取得連絡，據其子王國英來信稱，其父兄弟二人，在六十年代文革期間被四人幫逼害慘死，由此

可見，昔日報端公佈毛魯澤東在雲南一省屠殺同胞九百餘萬，並不虛假。筆者蒙陳資政立夫先生的鼓勵，恭撰此文，謹在此向立夫先生致崇高的謝意，拙文一方面是報導抗戰期中大後方國校師資搖籃——國立西南師範的概況，同時也以此文來紀念去世的老師，希望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不被湮沒。文中若干敘論及昭通的很多事情，欠妥之處，還請昭通籍的立法委員裴存濬先生賜予指正。

中外文庫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著 定價柒拾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現代國際關係

吳熙祖教授著 定價壹幣一六〇元

本書共分七篇：一、中美外交與中俄共關係 二、美俄軍力與核武談判 三、中共暴政已日暮途窮 四、東北亞防衛與太平洋安全 五、中東和平和西南亞危機 六、美俄間的外交戰與宣傳戰 七、東北對抗下的歐洲政情全書立論精闢，深入淺出，為大專最佳教材並可供一般閱讀之用定價一六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代售。